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孫國鑑

宋書卷八十二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黄門侍郎父淳宋初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貴戚顯官元嘉末為吳

與太守賊劭弑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為府司馬丘珍孫所殺朝廷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初為南平王鑠冠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為北討大統朗聞之觧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

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緑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覩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為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側然動仁

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况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家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

則榮巳多料於今職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髻望鼓鰓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淥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悦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為卿説但覲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

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戸岫寢欒危桂縈秣芝浮霜翦松沈雲憐肌蓄髓寳氣愛䰟非但土石侯卿腐鴆粱錦實廼竚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横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勍寇使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攺觀其末則釁粘而出望旝而入結寃兩宫之下鼓袖六王之

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横於四海
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迕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頓
罷捐募遺憂夷毁銷謷呼嗡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
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
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轂稼是
諧自絶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堦月又檐中山木時
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十
篋席隅奥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雕方校石時復

陳局露初奠爵星晩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覲邠酆肅尋伊鄗傍眺燕隴邪履遼衛覘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徼勢而笑其言或覲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

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俟為至迺復有致謁於為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為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劒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

之將薦俊正之士此廼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修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闕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竊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倜儻類皆如此復起為通直郎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録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為之耳況

乃運鍾澆暮世曆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畧薦凡治者何哉為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為政之道歟欲為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

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廢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

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為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

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税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兹法凡為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内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

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薶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
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
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
以草木為世邪此最是驚心悲䰟慟哭太息者法雖有
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為之豈
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
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
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

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敎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餓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邪旣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粱肉盡矣冰霜已厚苫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

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闃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

之若其来從我之願也故若能来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来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為来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絶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

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
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
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
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
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爲吏
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
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
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

所自矜尤復為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
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為部耦語而呼望者處
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
者為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
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禄之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負
輩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
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
宜與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

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内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産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没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

達喪以其哀並衷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

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
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著衣空散國
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
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料一婢之身
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
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軿以遊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
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
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

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並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裙之長可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閫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為節目金皚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

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爕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髙卑貿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為式變名以適時為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禄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

通廢罷舊地民户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為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為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賔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

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内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為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為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緼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

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鄰博求其用制内外官與官之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唇吻樹頰胲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閒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貢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

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来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東誡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

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宫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内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令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則隨其蓺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

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輙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徼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徼正腠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

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駮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觧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為廬陵内史郡後荒蕪頻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為州司

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鏁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為南海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禄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甞為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東閤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公事例免同輩皆

失官懷文乃獨留隨王誕鎮襄陽出為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三十八年誕當為廣州欲以懷文為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為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侍郎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因辭劭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值殷沖在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

奔新亭以為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為誕驃騎録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内齋懐文以為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録尚書懐文以為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貽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録

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
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
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
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
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兹義備於典文詳古
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别駕從事史江夏王義恭遷西
陽王子尚為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
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

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懐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隷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懐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

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將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既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謂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夕與謝

莊王景文顔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懐文與相詶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懐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説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懐文又以為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懐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

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徧天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宏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為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

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
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
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謂言之為善俄而
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冐景文
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
卿欲效顔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顔竣小子恨不得
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
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

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来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
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為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
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
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
被免買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
三子淡淵沖弟懷遠為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
親待坐納王鸚鵡為妾世祖徙之廣州使廣州刺史宗
慤於南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

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慇具為陳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並聽歸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

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莱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曁于

晉氏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
失雖草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闢聰之路未啓采言之制
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算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
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為徐樂嚴安偏富
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
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
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忤
主文詞之為累一至此乎

宋書卷八十二

宋書卷八十二考證

周朗傳訓以書記圖律○律一本作繂

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古一本作占

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臣承蒼按周朗所言多切當時之弊而此條尤為顯著宋世帝子甫離襁褓即出為刺史例皆佐吏行事既失教子之方亦非理民之道其後晉安王子勛起兵特由强

佐專擅為之而諸藩響應並以齠齓被誅孝武二十八男竟無噍類使能叅聽朗言其禍豈若是之烈哉

宋書卷八十二考證

宋書卷八十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三

宗越　吳喜　黄回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又土斷屬葉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覬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覬之黜

越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
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有
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
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
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為隊主世祖鎮襄陽以為揚
武將軍領臺隊元嘉二十四年啓太祖求復次門移戶
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隷柳
元怙有戰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

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貍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蠻因值建義轉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功世祖即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元前據大峴德元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因追奔至江陵

時荆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畧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筑陽縣子食邑四百户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户邑如先八年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

國將軍其年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頴川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前廢帝景和元年名爲遊擊將軍直閤頃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東海太守遊擊如故帝凶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並爲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及遠咸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欲

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為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夕苦樂宜更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即日收越等下獄死越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

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
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並懼攸之歎曰
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
間動用軍法時王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
作五年徒不逐王元謨元謨尚可宗越殺我譚金荒中
傖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
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入崤陜及巴口建義恒
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臧質每

有戰功稍至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龍驤將軍南下邳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遷屯騎校尉直閤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並為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南清河太守譚金彊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誠略沈果忠幹勇鷙消蕩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勲義金可封平都縣男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户金遷驍騎將軍增邑百户太壹東莞人也自彊弩遷左

軍將軍增邑百戶金太壹並與宗越俱死越州里劉胡
武念佼長生蔡那曹欣之並以將帥顯劉胡事在鄧琬
傳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思話為雍州
遣土人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為道符隨身隊主後大府
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為將世祖臨雍州念領
隊奉迎時沔中蠻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太堤
巖洲蠻數千人忽至乘高矢射雨下念馳赴奮擊應時
摧退即擢為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旅常有戰功世祖孝

建中為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誕反念以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隷沈慶之攻廣陵城誕出城走既而復還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復以為冗從僕射出為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中為右軍將軍直閤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户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遣念乘驛還雍州綏慰西土因以為南陽太守念既至人情並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袁顗斬之送首詣晋安王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為

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勔太
宗嘉之以為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
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户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
封邵陵縣佼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為縣將太府以其有
膂力召為府將朱修之拒魯秀於峴南長生有戰功稍
見任使太宗初為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
將軍南討有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户後為張悦寧
遠司馬寧蠻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雍州刺

史蔡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凡局善接待賓客客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為郡縣所優異蠲其調役那始為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為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為劉胡所執胡每戰輙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以功封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戶稍至劉韞撫軍司馬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泰豫元年以本號為益州刺史宋寧太守未拜卒追贈輔師將軍餘如故謚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

後廢帝元徽初為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縣子食邑五百户為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元徽四年以本號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冠軍將軍順帝昇明二年徵為散騎常侍驍騎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減為喜初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赴無所漏脱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

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為主書薦喜為主書書史進為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祖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太祖請喜自隨使命去来為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義喜遇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以喜為主書稍見親遇擢為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為揚州在會稽再遣為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

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羣賊賊即日歸降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喜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真馬步東討既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陽王子房檄文與

喜書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為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獲来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勲高羣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勲義之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鷄不懐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充使命性寛厚所至人並懐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来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事在孔覬傳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

侯食邑千戶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陽太守南賊退走喜追討平定荆州遷前軍將軍增邑三百戶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戶邑如先仍除使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假輔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假號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虜寇豫州喜統諸軍出討大破虜於荆亭僞長社公遁走戍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兼左衛將軍六

年又率軍向豫州拒索虜加節督豫州諸軍事假冠軍將軍驍騎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初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臯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説其後誅壽寂之喜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至是會上有疾

為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
賜死時年四十五喜將死之日上召入内殿與共言謔
酬接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
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
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勔張興世齊王詔曰吳喜出自
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充
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為黨與衆
中常以正直為詞而内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佞巧甘

言說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来作諸署主意所不協者覔罪委頓之以示清直而餘人恣意為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尚在會稽再遣為主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羣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

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為之致力覩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為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使畧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為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𣪠羅羣逆皆作爪牙撫接擾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大盛

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為
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
則不殺其黨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恇怯望風自散皆是
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
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唯以軍糧為急西南
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
爵以救灾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赭圻軍主者頓
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

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荆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孑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姦猾因公行私廹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既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

緒從西還大𦨴小艄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
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
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輙結物情妄竊善
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刧便
賊唯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
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
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恒出醜聲勞
人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此賊朝廷

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効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為軍中經為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為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懐其寛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為朝廷行者乃慨

然攘步隨喜出征為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髙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為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已異行超之為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為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並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

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以来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為凡弟子姪及其同堂羣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為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入界便畧百姓牛犢輒牽殺

噉州郡應及役者並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悆既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輙加刑斬張悦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喜即便打鏁觧𥜥與著對膝圍棊仍造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輙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

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慰等謀立劉禕吾使喜録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為建康所録喜背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私詐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雞犬虜畧縱横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録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叚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聞其當来皆欲叛走云吴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

史吾等豈有活路既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為務害政妨國罔上附下罪釁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鸇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為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鮮卑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蹄

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静掃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蜼螭高自比擬當是自顧衍愆疊事宣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徙施修林被擊物惡傷類内懷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修短不可豫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閒隙有可乘之會邪世人多云時

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仗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偽易以劓墨唐堯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為治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劒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為利

愛之如赤子及其為害畏之如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為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交為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為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

及喜死發詔賻賜子徽民襲爵齊受禪國除

黄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為郡轉齋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為雍州回復為齋帥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户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為臺軍主謝承祖所録付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為户伯性便辟勤緊奉事明寶竭盡心

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
宅及江西墅事性有功勲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
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刧盜
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太宗使回募江西楚
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隷劉勔西討於
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
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
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為逆回以屯騎校尉

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為侯改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沈攸之反以回為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

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帥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候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慮或反告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

能擒太宗泰始中為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無畏憚虜衆值宜輿皆引避不敢當稍至寧朔將軍羽林監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食邑三百户至是為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進號鎮西將軍改督為都督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兖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增邑二千户并前三千七百户改都督南兖徐兖青兾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

節如故齊王以回終為禍亂乃上表曰黄回出自厮伍
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驅馳階藉風雲累叨顯伍及
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闇於知人冀其搏噬遣統前
鋒竟不接刃軍至郢城乗威廹脅陵掠所加必先尊貴
武陵王馬器服咸被虜奪城内文武剝剔靡遺及至還
都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轝弓劍遺思尚在軍府
回遂啓求以擬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亡
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為爪牙覼其凶狡𠨍在不測惡

積辠著非可含忍應加剗除以明國憲尋其釁狀是宜
極法但甞經將帥微有塵露辠疑從輕事炳前策請在
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
弘典伏願聖明特埀允鑒臣愚不出位誠昧甄才追言
既往伏增慙悳詔曰黄回擢自凡豎夙負疵釁貫以憲
網収其搏噬雖勤效累著而屢懐干紀新亭背叛投拜
寇場異規既扇廟律幾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
受戮及景素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潛送器杖氛

沴克霽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裂茅升爵均
榮勲寵凶詖有本險慝滋深構誘敬兒志相攻陷悖圖
未遂狠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府主兼挾私計多所
徵索主局咨疑便加捶楚專肆暴慢罔顧彝則膺牧西
藩徽貢惟厚曽不知感猶懐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濟星
管未周貪據稔要苦祈回奪黷謁弗已叨侈無度遂請
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不啓聞傷風蠹化莫
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収付廷尉依法窮治回

死時年五十二子僧念尚書左民郎竟陵相未發從誅
回既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
獨造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
以此為常先是王蘊為湘州頹川庾佩玉為蘊寧朔府
長史長沙內史蘊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陵王翽
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湘令韓
幼宗領軍戍防湘州與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為逆
佩玉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圖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

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侯伯行湘州事侯伯以佩玉兩端輙殺之湘州刺史呂安國之鎮齊王使安國誅侯伯彭文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討建平王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户順帝初為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閤領右細杖盪主沈攸之平後齊王收之下獄賜死孫曇瓘吳郡富陽人也驍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為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叛走逃竄經時後於秣陵縣禽獲伏誅回同時為將者

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並以武用顯農夫稍至彊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為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休範平以戰功改封孱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七百戶出為輔師將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為驍騎將軍加

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無通直員外之文太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五年加征虜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年卒追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謚曰貞肅侯伯即農夫弟也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薛安都亦以軍功至軍校泰始初封贛縣男食邑三百户官至寧朔將軍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户建平王景素反道慶

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横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加摼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為幸矣

宋書卷八十三

宋書卷八十三考證

黃回傳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無畏憚○無字下一本有所字

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造○造南本作進

宋書卷八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八十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濆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八十四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四

鄧琬 袁顗 孔覬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高祖混曾祖元並為晉尚書吏部郎祖潛之鎮南長史父允之世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義康大將軍長史豫章太守光禄勲琬初

為州西曹主簿南譙王義宣征北行參軍轉參軍事又隨府轉車騎參軍仍轉府主簿江州治中從事史世祖起義版琬為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伐蕭簡於廣州攻圍踰年乃克以臧質反為江州刺史宗慤所執值赦原琬弟璩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環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除給事中尚書庫部郎都水使者丹陽丞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祿勲前征虜長

史鄧允之體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首先佐務心力欵盡弗忘于懷往歲息璩凶悖自取誅翦泓恩及琬特免釁戮今可擢為給事黄門侍郎以旌允之宿誠明年出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内史行江州事前廢帝狂悖無道以太祖世祖並第數居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構嫌隙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子勛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遇齋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

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户百口其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稱子勛教即日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曰少主昏狂悖戾並是諸君所見聞顧命重臣悉皆誅戮驅逼王公幽辱太后不逞之徒共成其釁京師諸王並見囚逼委厄虎口思奮莫因身義兼家國豈可坐視横流今便欲舉九江之衆馳檄近遠以謀

王室於諸君何如四座未答録事參軍陶亮曰少主昏
狂醜毒已積伊霍行之於古殿下當之於今鄙州士子
世習忠節況屬千載之會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文武
普進位一階轉亮為諮議參軍事領中兵加寧朔將軍
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參軍事顧
昭之沈伯玉荀道林等參管書記南陽太守沈懷寶岷
山太守薛常寶之郡始至尋陽與新蔡太守費希直並
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及彭澤令陳紹宗並為將帥初篠

帝使荆州録送前軍長史荆州行事張悦下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為司馬加征虜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内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絶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十日之内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之郡始至孤石琬以冲之為子勛諮議參軍領中兵加輔國將軍與陶亮並統前軍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馳告遠

近會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吏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世祖理必萬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

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吴郡太守顧琛吴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熈並同叛逆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太宗以子勛起兵本在幼主雖疑其不即鮮甲不欲先彰同異敕令進道信未報琬聞子元停鵲頭不進遣數百人劫迎之乃建牙於桑尾傳檄京師曰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髙皇受歷

時乘雲巒頓於促路文祖定祥係昭睿化翦於中年二
凶縱禍三綱理滅宗王俛首姑息逆朝枕戈無聞偷榮
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戮鯨
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旻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
替嗣王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
故招徒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
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未悔禍弑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篡
竊天寶反道効尤蔑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慼鴟

鴞之心蹈倫顗之志覆移偽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昔隆周弛御晉鄭是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或忘軀況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慼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衽金誓復宗祀今遣輔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沖之龍驤將軍陳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泝流電發逕取白下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沈懐寶長戟萬刄羽騎千羣徑出南州直造朱雀寧朔將軍諮議

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總中黄之旅臯雄三萬
風掩江介雲臨石頭建威將軍張洌龍驤將軍何休明
提育獲之徒勁悍之卒邪趨金陵北指閶闔龍驤將軍
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勒輕鋭五千彊弩一萬飛鋒班
瀆齊會西明冠軍將軍尋陽内史鄧琬撮湘雍之兵勇
敢四萬授律總威飈集京邑征虜將軍領府司馬張悅
蒼兕千艘水軍五萬大董羣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
章内史劉衍寧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軍西陽

太守謝稚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晉熙太守閻湛之皆掃
境勝兵薦誠請効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懐恩
纏慕鞠旅先辰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陵王子元席飈
陵波整衆遄至前將軍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陜
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内史何惠文見
拔先皇誠深投袂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顗不謀同契
雷發漢南建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懐忠抱慨不遠
三千梁益青徐兖豫呉會皆密介歸誠誓為表裏孤親

總烝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金聲振谷鳴鼙
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果幹剛鷙譎畧
多奇水陸長驅數道並進發舟踰險背水爭先以此衆
戰孰能斯禦推此義銳滄海可堙諸君或荷寵前朝感
恩舊日或奕世貞淳見危授命而逼迫寇手効節莫由
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
趣福因變立功夫旦奭與三監並時金霍與上官共主
邪正粗雜何世無之但績亮則名播姦騁則道消耳紀

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譽遠明誓是衆成範全規殷監匪遠若玩咎惟休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科爵賞信如皦日巫山既燎芝艾共烟幸遵良塗無守毀轍檄到宣告咸使聞知購太宗萬户侯布絹二萬匹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太宗遣荆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顗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表勸子勛即位郢州承子勛初檄及聞太宗定大事即解甲下標繼聞尋陽不息而顗又響應郢府行事録事參軍

蔔卞之大懼慮為琬所咎責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元率軍馳下并送軍糧琬乃稱説符瑞造乘輿御服云松滋縣生豹自來柴桑縣送竹有來奉天子字又云青龍見東淮白鹿出西岡令顧昭之撰為瑞命記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偽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二年為義嘉元年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車騎將軍臨海王子頊衛將軍並開府儀同三

司邵陵王子元撫軍將軍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忌稱萬歳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為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鵂棲其中鴉集其幰又有禿鶖集城上子綏拜司徒日雷電晦冥震其黄閣柱鵄尾墮地又有鵄棲其帳上以鄧琬為左將軍尚書右僕射張悦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征虜將軍如故進袁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臨川内史張淹為侍中府主簿顧昭之武昌太守劉弼並為黄門侍郎廬江太守王子仲委郡奔尋陽亦為黄門侍

郎鄱陽內史丘景先廬陵內史殷損西陽太守謝稺後
軍府記室參軍孫詵長沙內史孔靈產參軍事沈伯玉
荀道林並為中書侍郎荀卞之為尚書左丞府主簿江
乂為右丞府主簿蕭寶欣為通直郎琬大息粹悅息洵
並正員郎粹領衛尉洵弟洌司徒主簿建武將軍領軍
主晉熙太守閻湛之加寧朔將軍廬陵內史王僧允為
祕書丞桂陽太守劉卷為尚書殿中郎褚靈嗣潘欣之
沈光祖中書通事舍人餘諸州郡並加爵號琬性鄙闇

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酤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内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横恣競為威福士庶忿怨内外離心矣太宗遣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元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為其後繼又遣寧朔將軍尋陽内史沈攸之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率衆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江方興回軍東討尚書下符曰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沿

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光氤氳上業狂昏承祀國
維以斎毒流九縣釁穢三靈搢紳裂辱黔庶塗炭人神
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懷家國夙
夜劬勞懼社稷湮蕪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沴冰消殄
凶蕆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
即晏昬緯還光鏗鏘聞於管絃趨翔被於冠冕同軌仰
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昬世稱兵義同翦惡明朝不戢罔
識邪正窺窬畿甸逼遏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

斯怒興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
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
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
軍兖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車
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元謨丞徒五萬董
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擁神
州之衆總督羣帥龍驤將軍劉勔寧朔將軍劉懷珍步
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史龐孟虬淮

須突騎邪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遥騖江濆越棘吴鈎交曜鐵服笳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犄角相望水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之鋭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滁㳺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旆掩雲舳艫咽海昔吴楚連衡燕淮勁悍麏擾區内聲沸秦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待該天之網廹此烏合以抗絡寓之師雲羅四掩霜鋒

交集猶勁飆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燋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並亦何辜拘誤迷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雖悔奚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衛奉註誤之罪一無所問琬遣孫沖之率陳紹宗胡靈秀薛常寳張繼伯焦度等前鋒一萬來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曰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

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乃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軍主鄭景元荊州軍主劉亮湘州軍主何昌梁州軍主柳登雍州軍主宗庶等合二萬人一時俱下亮本無幹畧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時琬遣閻湛之來寇廬江臺軍主龍驤將軍段佛榮受命討之更使佛榮領鐵騎一千回軍南討三月三日水陸攻赭圻亮等率

衆來救殷孝祖爲流矢所中死軍主朱輔之申謙之張靈符並失利輔之副正員將軍皇甫仲遠謙之副虎賁中郎將徐稚賓並沒孝祖支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亮時東軍已捷江方興復還虎檻建安王休仁遣方興劉靈遺各領三千人助赭圻以方興領孝祖軍沈攸之代孝祖為前鋒都督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太宗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孝祖死之明日建

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馬步三千就攸之攸之乃
遣季之及輔國將軍步兵校尉杜幼文寧朔將軍屯騎
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朱輔之員外散騎侍郎髙遵世
馬軍主龍驤將軍頓生段佛榮等三萬人詰旦進戰奮
擊大破之斬獲數千追奔至姥山而反沖之等於湖白
口築二城爲軍主張興世所拔陶亮聞湖白二城陷没
大懼急呼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代沖之守赭圻先於
姥山及諸岡分立營砦亦悉散還共保濃湖濃湖即在

鵲尾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内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琬又遣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劉胡率衆三萬鐵騎二千来屯鵲尾胡宿將屢有戰功素多狡詐為衆推伏攸之等甚憚之時胡鄉人蔡那倢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以書招之那等並拒絶胡因要那等共語陳說平生那等詰誚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畧輔國將軍吳喜平定三吳率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於戰鳥山築壘分遣千人乗輕舸二百與倢長生為游軍薛常寶糧盡告胡求援三月二十九日胡率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

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得入沈攸之率衆軍攻之軍主郭秀之荀僧韶幢主韓欣宗等率衆三千為攸之勢援胡發所由橋道僧韶等接楯行戰復橋得渡軍主劉沙彌輕騎深入至胡麾下遂見殺攸之策馬陷陳回還為追騎所刺馬軍主段佛榮武保救之得免並殊死戰多所傷殺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遁走乘勝追之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惶懼無計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四月四日胡自率

數千人迎之常寶等開城突圍走攸之率輔國將軍沈懷明軍主周普孫江方與申謙之等諸軍悉力擊之吳喜率衆來赴為胡別軍所圍甚急有人來捉喜馬將蔡保以刀斫之斷手然後得免正員將軍幢主卞伯宗江夏國侍郎幢主張渙力戰没陳伯宗益州刺史天與子也攸之喜等苦戰移日常寶張繼伯胡靈秀焦度等皆被重瘡走還胡軍赭圻城陷斬偽寧朔將軍南陽太守沈懷寶偽奉朝請領中舍人督戰謝道遇納降數千陳

紹宗單舸奔西岸與其部曲俱還鵲尾建安王休仁自
虎檻進據赭圻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艓二百大艦
五十出鵲外挑戰吳喜張興世佼長生等擊之喜支軍
主吳獻之飛舸衝突所向摧陷斬獲及投水死甚多追
至鵲裏而還太宗慮胡等或於步路向京邑使寧朔將
軍廣德令王蘊千人防魯顯時胡等兵衆彊盛遠近疑
惑太宗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
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此求黄門郎沈懷明劉亮求

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褚淵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邪始安內史王職之建安內史趙逌生安成太守劉襲並舉郡奉順琬遣龍驤將軍廖琰率數千人并發廬陵白丁攻襲襲與郡丞檀玢拒戰大敗玢臨陳見殺襲棄郡走據嶮自守琰虜掠而退襲復出據郡時齊王率衆東北征討而齊王世子爲南康贛令琬遣使収世子世子腹心蕭欣祖桓康等數十人奉世子長子奔竄草澤召募得百餘

人攻郡出世子世子自號寧朔將軍與南康相沈用之前南海太守何曇直晉康太守劉紹祖非地傳浩東莞童禽等據郡起義琬徵始興相殷孚為御史中丞并令孶郡人俱下孚衆𡻕世子避之於揭陽山琬遣武昌戴凱之為南康相世子率衆攻之凱之戰敗逌走世子遣幢主檀文起千人戍西昌與龔相應琬又遣廖琰與其中兵參軍胡昭等築壘於西昌堅壁相守琬召豫章太守劉衍以為右將軍中護軍殷孚代為豫章太守督上

流五郡以防龔等衡陽内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起義兵襲何慧文於長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城與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遂殺之時湘東國侍郎虞洽為太宗督國秩在湘東勸太守顔躍發兵應朝廷躍不從洽乃投桂陽收募得數百人還欲攻躍躍懼求和許之有衆二千時琬徵慧文率衆下尋陽發長沙已行數百里聞洽起兵乃回還攻洽洽尋戰敗奔走殷孚既

去始興以郡五官掾譚伯初留知郡事士人劉嗣祖等斬伯初據郡起義𤣱遣始興太守韋希真鷹揚將軍楊弘之領衆一千討嗣祖嗣祖亦遣衆出南康與齊王世子合希真等以義徒彊盛住廬陵不敢進廣州刺史袁曇遠聞始興起義遣將李萬周陳伯紹率衆討嗣祖嗣祖遣兵戍須陽萬周亦築壘相守嗣祖遣人誑萬周曰尋陽已平臺遣劉勔為廣州垂至萬周信之便回還襲番禺夜以長梯入城曇遠怯弱無防聞萬周反便徒跣

出奔萬周追斬之於城内交州刺史檀翼被代還至廣州資貨鉅萬萬周誣以為逆襲而殺之遂劫掠公私銀帛藉畧袁檀珍寶悉以自入袁顗悉雍州之衆來赴尋陽時孔道存為衛軍長史行荆州事琬以黄門侍郎劉道憲代之以道存為侍中行雍州事柳元景之誅也元景弟子世隆為上庸太守民吏共藏匿之顗起兵召世隆不至顗既下世隆乃合率蠻宋二千餘人起義於上庸來襲襄陽道存遣將五式民庸元隆等迎擊於萬山

世隆大敗還郡自守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彊弩將軍任農夫振武將軍武會倉冗從僕射全景文軍主劉伯符等領兵繼至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捍突柵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自橦船艦殺沒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六月十八日顗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

道胡累攻之不能尅事在與世傳劉亮率所領至胡砦下胡遣其副孫犀及張靈㸃度鐵騎五匹越硎取亮不能得犀回馬去亮使左右善射者夾射之墮馬斬犀首張繼伯副馬可率所領來降劉亮營砦深入賊地袁顗畏憚之曰賊入我肝臟裏何由得活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頭内路欲攻錢溪既而謂其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鬭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得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

之計吾不為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武會倉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不敢越錢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砦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兵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

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顗更使胡率步
卒二萬鐵馬一千往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
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十乘拔其
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既急馳信名胡令還張
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𤣱大送資糧畏興
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為錢溪所破資實覆沒都盡燒
米三十萬斛胡衆駭懼胡副張喜來降說胡欲叛八月
二十四日胡誑顗云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

雷餘暉令顗悉度馬配之其夜委顗奔走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舸悉擬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顗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報子勛詐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已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為一戰之資當停據盆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取沔口琬聞胡去惶擾無復計呼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唯云更集兵力加賞五階或云三階者張悦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

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慴不能應第二子洵提刀走出餘人續至即斬琬琬死時年六十時中護軍劉順在座驚起抱悅左右人欲殺之悅顧曰無關護軍乃止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即已梟戮欣之乃回還取琬兒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

子道淵以父爲太宗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鏁入城執子勛因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京都劉順及餘同逆並伏誅吳喜張興世進向荆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所至皆平定劉胡走入沔衆稍散比至石城裁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懷真憲子也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自度不免因隨懷真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

送京邑張興世弟僧産迫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竟陵殺懐真竊有其功郢州行事張沈偽竟陵太守丘景先聞敗變形為沙門逃走追擒伏誅荆州聞濃湖平議欲更遣軍與郢州合勢又欲斷據巴陵經日不決乃遣將趙道始於江津築壘任演戍沙橋諸門津要皆有屯兵人情轉離將士漸逃散更議奉子項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近奉别詔諸藩若改迷歸順者悉復本爵且任叔兒巳斷白帝楊僧

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道預邵宰即與劉道憲
鮮遣白丁遣使歸罪荆州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
入城殺道憲預記室參軍鮑照劫掠府庫無復子遺執
子頊以降初鄧琬徵兵巴東巴東太守羅寶稱辭以郡
接凶蠻兵力不足分巴東人任叔兒聚徒起義遣信要
寶稱寶稱持疑未決暴疾死叔兒乃自號輔國將軍引
兵據白帝殺寶稱二子阻守三陝蕭惠開遣費欣壽等
五千人攻叔兒叔兒與戰大破之斬欣壽子頊又遣中

兵參軍何康之領宜都太守討叔兒軍至陜口爲東師
向子通所破挺身走還叔兒遂固白帝孔道存知尋陽
已平遣使歸順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奔逃道存
及三子同時自殺何慧文始謀同逆其母禁之不從母
乃携女歸江陵遽嫁之慧文才兼將吏幹畧有施雖害
王應之上特加原宥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
手害忠義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藥
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顏躍處虞洽還都說其始

時同逆密使人殺之初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為劉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之建安王休仁休仁版為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為胡所禽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覦神器未聞奇謀遠略而為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前軍典籤范道興志不同逆為琬所誅其餘奉順見害者並為上所愍詔曰前鎮軍參軍督護范道興朕之舊隸經從北藩徒役南畿遭離

命會抱恩固節受害羣凶言念純誠良有惆愴可贈員外散騎侍郎南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民永新令應生新建令庫延寶上饒令黃難等違逆識順同被誅滅言念旣往宜在追榮可贈生奉朝請法度南臺御史次民延寶難並員外將軍有司奏寧朔將軍督豫州之梁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竟陵張興世都統水軍屢戰剋捷仍進斷賊上流錢溪貴口苦戰平定凶逆今封南平郡作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寧朔將

軍參司徒中直兵軍事廣平佼長生同統水軍屢戰及興世上據錢溪長生獨距賊衝要功次興世今封武陵郡遷陵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寧朔將軍試守西陽太守吳興全景文尚書比部郎吳縣孫超之假輔國將軍右衛將軍南彭城劉亮等三人並經晉陵苦戰景文超之仍又北討破釜水軍斷賊糧運及經茑冢石梁二處破賊亮南伐經大戰又最處險劇景文今封西陽郡孝寧縣超之封長沙郡羅縣亮封順陽縣並開國侯食邑

各六百戸假輔國將軍驃騎司馬劉靈遺寧朔將軍右
軍蔡那寧朔將軍屯騎校尉段佛榮等三人統治攻道
並經苦戰靈遺今封新野郡新野縣那封始平郡平陽
縣佛榮封湘東郡臨蒸縣並開國伯食邑各五百户假
輔國將軍左軍吳興沈懷明龍驤將軍積射將軍東平
周盤龍司徒參軍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懷明經晋陵
破賊又水軍南伐統治攻道盤龍雖不統軍並經大戰
先登陷陳安民又隨張興世遏斷錢溪别統軍貴口破

賊今封懐明建安郡吳興縣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安民封建安郡邵武縣並開國子食邑各四百戶假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彭城杜幼文龍驤將軍羽林監太原王穆之龍驤將軍羽林監濟北頓生龍驤將軍羽林監沛郡周普孫員外散騎侍郎宋重恩等五人幼文經晉陵破賊在軍統攻道南伐濃湖普孫副沈攸之都統衆軍穆之生重恩並南伐有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陽縣穆之封衡陽郡衡山縣生封始平郡武功縣普孫封順陽

郡清水縣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三百戶江方興以戰功為太子左衛率賊未平病卒追封武當縣侯食邑五百戶方興濟陽考城人衣冠之舊也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董凱之隨張興世破胡白城先登封河隆縣子食邑四百戶軍主張靈符東南征討有功封上饒縣男食邑三百戶前征北長兼行參軍楊覆以貴口有功封綏城縣男食邑二百戶追贈虞洽檀玢給事中以李萬周為步兵校尉陳懷真以斬劉胡功追

封永豐縣男食邑三百户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顔面坳黑似胡故以為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為胡出身郡將捉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為振威將軍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之孝建元年朱脩之為雍州以胡為西外兵參軍寧朔將軍建昌太守擊魯秀有功除建武將軍東平陽平二郡太守入為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建安

王休仁嘗為雍州以胡為休仁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如故仍轉諮議參軍太宗即位除越騎校尉蠻至今畏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来便止䃅佛榮京兆人也泰始五年自游擊將軍為輔師將軍豫州刺史莅任清謹為西土所安後廢帝元徽二年徵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明年遷衛尉領右軍將軍未拜復出為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四年卒追贈前將軍改封雲杜縣謚曰烈侯劉靈遺襄陽人也元徽元年自輔師

將軍淮南太守為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將軍如故明年徵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病卒謚曰壯侯

袁顗字景章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顗初為豫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補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著作佐郎廬陵王紹南中郎主簿世祖征虜撫軍主簿廬江太守尚書都官郎江夏王義恭驃騎記室參軍汝陰王文學太子洗馬時顗父為吳郡顗隨父在

官值元凶弑立安東將軍隨王誕舉兵入討板顗為諮
議參軍事寧除正員郎晉陵太守遭父憂服闋為中書
侍郎又除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二年除東
海王褘平南司馬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復為義陽王昶
前軍司馬太守如故昶尋罷府司馬職解加寧朔將軍
改太守為內史復為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將軍如故
行淮南宣城二郡事五年召為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
領本州大中正七年遷侍中明年除晉安王子勛鎮軍

長史襄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未行復為永嘉王子仁左軍長史廣陵太守將軍如故未拜復為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末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頗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𧩴毀顗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畧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亦懐其德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又下詔曰宗社多故釁

因冢司景命未淪神祚再乂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尅殄
侍中祭酒領前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顗游擊將軍領
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誠心内款參聞嘉策匡贊之
效寔監朕懐宜甄茅社以獎義槩顗可封新隆縣子爰
可封吳平縣子食邑各五百戸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
衰始令顗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為罪使
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喚召
顗慮及禍詭辭求出沈慶之為顗固陳乃見許除建安

王休仁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休仁不行即以顗為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事有緩急故也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之耳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款狎相過常請閒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

志矣既至襄陽便與劉胡繕脩兵械纂集士卒會太宗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以荆州典籖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顗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太宗顗子祕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為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顗從之顗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太宗使朝士與顗書曰夫夷陂相因興革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

殷憂而啓聖明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
昏凶肆虐神愳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歴有歸
主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踰夏臺既天
地俱憤義勇同奮尅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民爰集
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歎華戎見来蘇之泰吾等獲免刀
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育運綏帶談笑擊壤聖
世汝雖劬勞于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
九江告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藉藉頗壓吾子道

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道敗德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鹵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蕕俱盡自非聖上廟算靈圖俛眉遜避維持內外擁衛臣下則赤縣為戎百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既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國提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羣下構慝妄生窺覬成軫惑燕貫髙亂

趙譊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
載縣鑒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忌太尉之純槩相
與或羣從舅甥或姻婭周欵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
誑所至邪詖無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
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
乃當射鉤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誠未亮邪歧予南
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沿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寓非爾而
誰吾等並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玉改覿蓬門入

奉舜禹之渥出見羲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谷之時也奈何毀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疹裁書表意爾其圖之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顗舅領軍將軍袁粲是顗從父弟故書云羣從舅甥也子勛徵顗下尋陽遣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顗乃率衆馳下使子戢領家累俱還時劉胡屯鵲尾久不決泰始二年夏加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

入鵲尾顗本無將畧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顗換襄陽之資顗荅曰都下兩宅未成亦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来之言京師米貴斗至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太宗使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顗曰卿歷觀古今之與𤕤何嘗可恃自朕踐阼塗路梗塞卿無由奉表未經為臣

今追蹤竇融猶未為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駡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鷰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顗顧謂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以間言乃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

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為巳功顗死時年四十七太宗忿顗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微服求訪四十一日乃得密致喪瘞於石頭後岡與一舊奴躬共負土後廢帝即位方得改葬顗子戩為偽黄門侍郎加輔國將軍戍盆城尋陽敗戩棄城走討禽伏誅

孔覬字思遠會稽山陰人太常琳之孫也父遡揚州治中覬少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為巳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衡陽

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領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覬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遊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儛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況覬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覬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覬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

心請乞改令局授以閑曹則邑鶴從方所憂去矣又曰
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覬學不
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
方斯非濫覬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
若賈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
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
成之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為通直郎太
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

議參軍領記室黃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為黃門臨海太守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為近侍事居規納置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授時良永寘清轍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覬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尚清理並任為散騎常侍世祖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

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覬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改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秘書監欲以為吏部郎不果遷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為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内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為人

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吴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

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也自

中丞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卒官
八年覬自郢州行直徵為右衛將軍未拜司徒左長史
道存代覬為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
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
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
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
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
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為江夏王義恭

太宰長史復出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太宗即位召覬為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至説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逺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鋭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覬子長公璪二子淹元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叛逃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

篤老又密邇京邑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叛少子寶先時為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覬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凞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太宗即以代延熙爲義興加建威將軍以延凞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唐湖即與延凞合太宗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事移檄東土曰蓋

聞釁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嚚述貪
亂終殄宗祀昌憲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炯戒
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璿業綴旒
皇上仁雄集瑞英睿應歷鳳儀熛昇龍煇雷舉盪穢紫
樞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維
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紀標配斯光而羣凶恣虐協扇
童孺蕞爾東垂復淪醜迹邪回從慝蜂動蟻附聖圖霆
發神威四臨羽驛所届義旅雲屬欃鉞所麾逆徒冰泮

勝負之效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畧夙昭撫厲中陳或振霜江𧓍或騰焱荆河金甲燭天庭嚚聲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銳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冗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

孫超之並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敬真殿中將
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輿子猥承
人乏之緫司戎統聳劒東馳申憤海曲歕氣則白日晝晦
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勍不勦以此柔服何順
不懐愍彼羣迷弗辨充桀螳蜋微命疑雷霆之衝巳枯
之葉當霜飆之隊尺豎所為寒心匹婦所為歎息夫因
禍提慶資敗為成前監不忘後事明筮若能相率歸順
投兵効欵則福鍾當年祉覃来裔孰如身轘宗屠鬼餧

䰟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禽䰟千五百戶開國縣侯生擒瑮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䰟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將士咸欲離散永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

勸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懐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加人情乃安時永世令孔景宣復反柵縣西江峴山斷遏津徑劉延煕加其寧朔將軍杜敬真陸攸之溧陽令劉休文攻景宣别砦斬其中兵參軍史覽之等十五人永世人徐崇之率鄉里起義攻縣斬景宣吳喜至板崇之領縣事太宗嘉休文等誠効除休文寧朔將軍縣如故崇之殿中

將軍行永世縣事並賜侯爵喜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劉延熙遣楊元孫矯之沈靈秀黄泰四軍拒喜喜等兵力甚弱衆寡勢懸交戰晝日臨陳斬元孫黄泰餘衆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即退還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遥相掎角沈

懐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輙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討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唐雖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厲武將軍髙尚之永與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陳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

皆著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向晉陵未發會農夫須人分以配之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怪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杖與高志之進義興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度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衆力尚少兵勢不敵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熈投

水死有人告之乃斬尸傳首京邑義興諸縣唯綏安令巢遂秉節不移不受偽爵時齊王率軍東討與張永劉亮杜幼文沈懷明等於晉陵九里西結營與東軍相持義興軍既為吳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晉陵東軍震恐上又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其月三日道隆與齊王張永共議捍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道隆便率

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捍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尚書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輙陷決張永嫌其過銳不令居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即皆摧破袁標遣千人繼至齊王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屠其兩城曇瓘率衆數百鼓譟而至標又遣千人繼之衆軍駭懼將欲散矣江方興率勇士迎射之應弦倒者相繼曇瓘

因此敗走吳喜軍至義鄉偽輔國將軍車騎司馬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會信還云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禽左右聞之並各散走璪與曇生焚燒倉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頓置郡城倉廩遇雨不然無所損失初曇生遣寧朔將軍沈靈寵率八千人向黃鵠嶠欲候道出蕪湖迎接南軍廣德令王蘊發兵據嶮靈寵不得進屯住故鄣曇生既走靈寵乃與弟靈昭軍副姚天覆率偏

裨以下十七軍歸順太宗嘉之擢爲鎮東參軍事因率
所領東討喜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係公追躡琛等陸攸
之任農夫自東遷進向吳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即晉陵
其月四日齊王急攻之其夜孫曇瓘陳景遠一時奔潰
諸軍至晉陵袁標棄郡東走晉陵既平吳中震動吳興
軍又將至顧琛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
令王孚邀討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統全景文
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追齊王張永

姚道和杜幼文垣恭祖張靈符北討王穆之頓生江方興南伐其月九日喜等至錢唐錢唐令顧昱及孔璪王曇生等奔渡江東喜仍進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將家歸順喜遣鎮北參軍沈思仁彊弩將軍任農夫龍驤將軍高志之南臺御史阮佃夫揚武將軍盧僧澤等率軍向黄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乗風舉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陳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戍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闞法炬射殺

樓上弩手斅衆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吳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浦壽寂之濟自漁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諸軍皆悉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吳恭傳首京都東軍主卜道濟督戰許天賜請降庾業新野人也父彦達以幹局為太祖所知為益州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遇覬所遣陸孝伯孔豫兩軍與戰破之斬孝伯豫首會稽聞西軍

稍近將士多奔亡覬不能復制二十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為其夕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實趣石瀕先已具船海浦值湖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嵴山村偽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唐詣喜歸誠及覬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空盡若邪村民録送偽龍驤將軍車騎中兵參軍軍主孔叡將斬

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霑官伍蒙知巳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孔璪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送之二十二日嶀山民縛覬送詣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璪之為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閤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時年五十一顧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喜歸罪喜皆宥之琛子寶素與父相失自縊死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

人其餘皆原宥初遣庾業向會稽追使奉朝請孫長度
送仗與之并令名募行達晉陵袁標就其求仗長度不
與為標所殺追贈給事中先是鄧琬遣臨川内史張淹
自南路出東陽淹遣龍驤將軍桂遑征西行參軍劉越
緒屯據定陽縣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討之思仁遣軍
主崔公烈攻其營斬幢主朱伯符首桂遑劉越緒諸軍
並奔逸晉安太守劉瞻據郡同逆建安内史趙道生起
義討之聚徒未合七月思仁遣軍主姚宏祖鮑伯奮應

寄生等討破瞻斬之於羅江縣鄧琬先遣新安太守陽伯子及軍主任獻子龔黟縣縣令吳茹公固守力不敵棄城走伯子等屯據縣城茹公與臺軍主丘敬文李靈賜蕭柏壽等攻圍彌時八月乃尅斬伯子獻子首張淹屯軍上饒縣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佛不得時進曇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信而與之曇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西鳴鼓

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曇宰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史臣曰自江左以來舉干戈以圖宗國十有一焉其能克振者四而已矣元皇外守虛器政由王氏蘇峻事雖暫申旋受屠磔桓元宣武之子運屬横流世祖仗順入討民無異望其餘皆黍顙夷宗作戒於後何哉夫勝敗之數寔由衆心社廟尊嚴民情所係安以義動猶或稱難況長戟指闕志在陵暴者乎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

宗身剿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詖宜立長君太祖之昭
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
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
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
目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宋書卷八十四

宋書卷八十四考證

鄧琬傳令顧照之撰為瑞命記○下文有府主簿顧昭之照當作昭

正員將軍幢主卞伯宗○卞一本作卜

太宗慮胡等或于步路向京邑使寧朔將軍廣德令王蘊千人防魯顯○竟陵王誕傳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曾顯東入受節度同一地名曾魯二字未知孰是

宋書卷八十四考證